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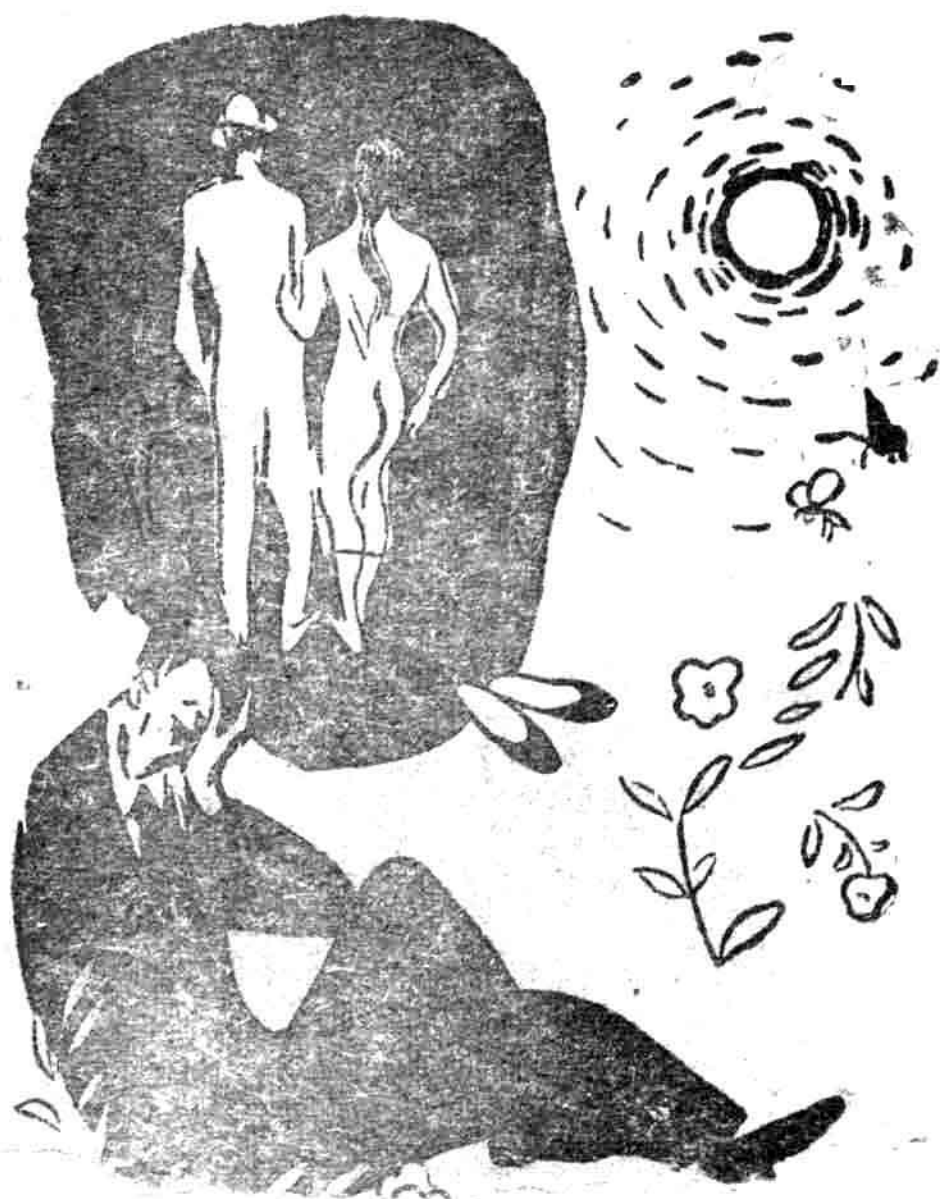
微

神

集

微神集

老舍創作



序

因爲心欠秀氣，我不大願意寫短篇小說。但是，朋友們索稿十萬火急，不可；不是因爲容易寫，而是因爲可以少寫些字，早些交卷。因此，以前所許多篇根本要不得。現在，晨光出版公司要印我的全集。我想，我應當挑下的留下，不值得留下的刪去。這樣，雖然不大像『全』集了，可是使讀西，我的心裏可以稍微舒服一點。

這一本經過選擇的短篇集，即是全集中短篇集的第一本；名之曰「微神集」因爲微神這兩個字倒還悅耳，第二是因爲牠是我心愛的一篇，第三是因爲這許比甲集乙集什麼的更雅趣一點。

老舍于紐約

目
錄

✓ 上任		一
✓ 犧牲		二六
柳屯的		六五
✓ 毛毛虫		九八
善人		一〇四
✓ 鄰居們		一一三
大悲寺外		
馬禪先生		
徽神		
開市大吉		

歪毛兒		一六二
柳家大院		一七四
抱孫		一八二
黑白李		一九〇
眼鏡		二〇〇
鐵牛和病鴨		二一〇
也是三角		二二〇

上任

尤老二去上任。

看見辦公的地方，他放慢了步。那個地方不大，他曉得。城裏的大小公所和賭局煙館，差不多他都進去過。他記得這個地方——開開門就能看見千佛山。現在他自然沒心情去想千佛山；他的責任不輕呢！他可是沒透出慌張來；走南闖北的多年了，他拿得住勁，走得更慢了。胖胖的，四十多歲，重眉毛，黃淨子臉。灰唧唧襖袍，肥袖口；青緞雙臉鞋。穩穩的走，沒看千佛山；倒想着：似乎應當坐車來。不必，幾個夥計都是自家人，誰還不知道誰；大可以不必講排場。況且自己的責任不輕，幹嗎招搖呢。這並不完全是怕；青緞鞋，灰唧唧袍，恰合身分，慢慢的走，也顯着穩。沒有穿軍衣的必要。腰裏可藏着把硬的。自己笑了笑。

辦公處沒有什麼牌匾：和尤老二一樣，裏邊有硬傢伙。只是兩間小屋。門開着呢，四位

夥計在凳子上坐着，都低着頭吸煙，沒有看千佛山的。靠牆的八仙桌上有幾個茶杯，地上放着把新洋鐵壺，壺的四圍爬着好幾個香煙頭兒，有一個還冒着煙。尤老二看見他們立起來，又想起車來，到底這樣上任顯着「禿」一點。可是，老朋友們都立得很規矩。雖然大家是笑着，可是在親熱中含着敬意。他們沒因為他沒坐車而看不起他。說起來呢，稽察長和稽察是作暗活的，越不惹耳目越好。他們自然曉得這個。他舒服了些。

尤老二在八仙桌前面立了會兒，向大家笑了笑，走進裏屋去。裏屋只有一條長棹，兩把椅子，牆上釘着個月分牌，月分牌的上面有一條臭蟲血。辦公室太空了些，尤老二想；可又想不出添置什麼。趙夥計送進一杯茶來，飄着根茶葉棍兒。尤老二和趙夥計全沒的說，尤老二擦了下腦門。啊，想起來了：得有個洗臉盆，他可是沒告訴趙夥計去買。他得細細的想一下：辦公費都在他自己手裏呢，是應當公開的用，還是自己一把死拿？自己的薪水是一百二，辦公費八十。賣命的事，把八十全拿着不算多。可是夥計們難道不是賣命？況且是老朋友們？多少年不是一處吃，一處喝；睡土窩子不是一同住大炕？不能獨吞。趙夥計走出去，老趙當頭目的時候，可曾獨吞過錢？尤老二的臉紅起來。劉夥計在外屋溜了他一眼。老劉，

「稽察長，」又是老劉，這小子的眼睛老瞞着：「真幹也行呀，可有一樣，我們是夥計，你是頭目；毒兒可全歸到你身上去。自己朋友，歹話先說明白了。叫我們去掏人，那容易，沒什麼。」

尤老二胃中的海參全冰涼了。他就怕的是這個。夥計辦下來的，他去報功；反動派要是請吃黑棗，可也先請他！

但是他不能先害怕，事得走着瞧。吃黑棗不大舒服，可是報功得賞却有勁呢。尤老二混過這麼些年了，哪宗事不是先下手的爲強？要幹就得玩真的！四十多了，不爲自己，還不爲兒子留下點嗎兒？都像老劉們還行，顧腦袋不顧屁股，幹一輩子黑活，連墳地都沒有。尤老二是虛子，會研究，不能只聽老劉的。他決定幹。他得捧李司令。弄下幾案來，說不定還會調到司令部去呢。出來也坐坐汽車什麼的！尤老二不能老開着正步上任！

湯使人的胃與氣一齊寬暢。三仙湯上來，大家緩和了許多。尤老二雖然還很堅決，可是話軟和了些：「夥計們，還得捧我尤老二呀，我沒什麼蹦兒的弄吧——活該他倒霉，咱們多少露一手。你說，腰裏帶着硬的，淨弄些個暗門子，算哪道呢？好啦！咱們就這麼辦，先找

「嘔！」尤老二打算再笑，沒笑出來。「你們呢？」他問老趙和老褚。

兩人一齊搖了搖頭。

「今天還出去嗎？」老劉問。

「啊，等等，」尤老二進了裏屋，「我想想看。」回頭看了一眼，他們又都坐下了，眼
看着煙頭，一聲不發，一羣死鬼。

坐下，尤老二心裏打開了鼓——他們自己來？不能細問老劉，硬輸給他們，不能叫夥計
小看了。什麼意思呢，他們自己來？不能和老劉研究，等着就是了。還打發老劉們出去不
呢？這得馬上決定：「嗨，老褚！你走你的，睜着點眼，聽見沒有？」他等着大家笑，大家
一笑便是欣賞他的胆量與幽默；大家沒笑。「老劉，你等等再走。他們不是找我來嗎？咱倆
得陪陪他們。都是老朋友。」他沒往下分派，老王老趙還是不走好，人多好湊胆子。可是他
們要出去呢，也不便攔阻；幹這行兒還能不要玄虛麼？等他們問上來再講。老王老趙都沒出
聲，還算好。^多「他們來幾個？」話到嘴邊上又咽了回去。反正尤老二這兒有三個夥計呢，全
有硬傢伙。他們要是來一羣呢，那只好閉眼。走到哪兒說哪兒，禽！

還沒報紙！哪像辦公的樣！況且長官得等着反動派，太難了。給司令部個電話，派一隊來，來一個拿一個，全斃！不行，別太急了，看看再講。九點半了，「嗨，老劉，什麼時候來呀？」

「也快，稽察長！」老劉這小子有點故意的看哈哈笑。

「報！叫賣報的！」尤老二非看報不可了。

買了份大早報，尤老二找本地新聞，出着聲兒笑。非嚙嚙的念，念不上句來。他媽的女招待的姓別扭，不認識。別扭！嚙嚙，軟一下，女招待的姓！

「稽察長！他們來了。」老劉特別的規矩。

尤老二不慌，放下姓別扭的女招待，輕輕的。「進來！」摸了摸腰中的傢伙。

進來了一串。爲首的是大個兒楊；緊跟着花眉毛，也是大傻個兒；猴四被倆大個子夾在中間，特別顯着小；馬六，曹大嘴，白張飛，都跟進來。

「尤老二！」大家一齊叫了聲。

尤老二得承認他認識這一羣，站起來笑着。

大家都說話，話便擠到了一處。嚷嚷了半天，全忘記了自己說的是什麼。

「楊大個兒，你一個人說；嗨，聽大個兒說！」大家的意見漸歸一致，彼此的勸告，

「聽大個兒的！」

楊大個兒——或是大個兒楊，全是一樣的——擰了擰眉毛，彎下點腰，手按在桌上，幾乎頂住尤老二的鼻子：「尤老二，我們給你來賀喜！」

「聽着！」白張飛給猴四背上一拳。

「賀喜可是賀喜，你得請請我們。按說我們得請你，可是哥兒們這幾天都短這個，」食指和拇指成了圈形。「所以呀，你得請我們。」

「好哥兒們的話啦，」尤老二接了過去。

「尤老二，」大個兒楊又接回去。「倒用不着你下帖，請喫館子，用不着。我們要這個，」食指和拇指成了圈形。「你請我們坐車就結了。」

「請坐車？」尤老二問。

「請坐車！」大個兒有心事似的點點頭。「你看，尤老二，你既然管了地面，我們弟兄

還能作活兒嗎？都是朋友。你來，我們滾。你來，我們滾；咱們不能抓破了臉。你作你的官，我們上我們的山。路費，你的事。好說好散，日後咱們還見面呢。——個兒楊回頭問大家：「是這麼說不是？」

「對，就是這幾句；聽尤老二的了！」猴四把話先搶到。

尤老二沒想到過這個。事情容易，沒想到能這麼容易。可是，誰也沒想到能這麼難。現在這羣是六個，都請坐車；再來六十個，六百個呢，也都請坐車？再說，李司令是叫抓他們；若是都送車費，好話說着，一位一位的送走，算什麼辦法呢？錢從那兒來呢？這大概不能向李司令要吧？就憑自己的一百二薪水，八十塊辦公，送大家走？可是說回來，這羣傢伙確是講面子，一聲難聽的沒有：「你來，我們滾。」多麼乾脆，多麼自己。事情又真容易，假如有人肯出錢的話。他笑着，讓大家喝水，心中拿不定主意。他不敢得罪他們，他們會說好的，也有真厲害的。他們說滾，必定滾；可是，不給錢可滾不了。他的八十塊辦公費要連根爛。他還得裝作願意拿的樣子，他們不吃硬的。

「得多少？朋友們！」他滿不在乎似的問。

「一人十拉塊錢吧。」大個兒楊代表大家回答。

「就是個車錢，到山上就好辦了。」猴四補充上。

「今天後晌就走，朋友，說到哪兒辦到哪兒！」曹大嘴說。

尤老二不能脆快，一人十塊就是六十呀！八十辦公費，去了四分之三！

「尤老二，」白張飛有點不耐煩，「乾脆拍出六十塊來，咱們再見。有我們沒你，有你我沒我們，這不痛快？你拿錢，我們滾。你不——不用說了，咱們心照。好漢不必費話，三言兩語。尤二哥，咱老張手背向下，和你討個車錢！」

「好了，我們哥兒們全手背朝下了，日後再補付，哥兒們不是一天半天的交情！」楊大個兒領頭，大家隨着；雖然詞句不大一樣，意思可是相同。

尤老二不能再說別的了，從「腰裏硬」裏掏出皮夾來，點了六張十塊的：「哥兒們！」他沒笑出來。

楊大個兒們一齊叫了聲「哥兒們。」猴四把票子捲巴捲巴塞在腰裏：「再見了，哥兒們！」大家走出來，和老劉們點了頭：「多嚙山上見哪？」老劉們都笑了笑，送出門外。

尤老二心裏難過的發空。早知道，調兵把六個傢伙全扣住！可是，也許這麼善辦更好：日後還要見面呀。六十塊可出去了呢；假如再來這麼幾當兒，連一百二的薪水賠上也不够！作哪道稽察長呢？稽察長叫反動派給炸了醬，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！老劉是好意呢，還是玩壞？得問問他！不拿土匪，而把土匪叫來，什麼官事呢？還不能跟老劉太緊了，他也會上山。不用他還不行呢：得罪了誰也不成，這年頭。假若自己一上任就帶幾個生手，哼，還許登時就吃了黑審兒；六十塊錢買條命，前後一合算，也還值得。尤老二沒辦法，過去的不用再提，就怕明兒個又來一羣要路費的！不能對老劉們說這個，自己得笑，得讓他們看清楚；尤老二對朋友不含忽，六十就六十，一百就一百，不含忽；可是六十就六十，一百就一百，自己吃什麼呢，稽察長喝西北風，那纔有根！

尤老二又拿起報紙來，沒勁！什麼都沒勁，六十塊這麼窩窩囊囊的出去，真沒勁。看重了命，就得看不起自己；命好像不是自己的，得用錢買，他媽的！總得佩服猴四們，真敢來和稽察長要路費！就不怕登時被捉嗎？竟自不怕，邪！丟人的是尤老二，不用說拿他們呀，連句硬張話都沒敢說，好洩氣！以後再說，再不能這麼軟！爲當稽察長把自己弄軟了，那纔

合不着。稽察長就得拿人，沒第二句話！女招待的姓真別扭，老褚回來了。

老褚反正得進來報告，稽察長還能趕上去問麼？老褚和老趙聊上了；等着，看他進來不！土匪們，沒有道理可講。

老褚進來了：「尤——稽察長，報告！城北窩着一羣朋——啊，什麼來着？動——動子！去看看？」

「在哪兒？」尤老二不能再怕；六十塊被敲出去，以後命就是命了，太爺哪兒也敢去。

「湖邊上，」老褚知道地方。

「帶傢伙，老褚，走！」尤老二不含忽。坐窩兒掏！不用打算再叫稽察長出路費。

「就咱倆去？」老褚真會激人哪。

「告訴我地方，自己去也行，什麼話呢！」尤老二拚了，不玩命，他們也不曉得稽察長多少錢一斤！好嗎，淨開路費，一案辦不下來，怎麼對李司令呢？一百二的薪水！

老褚沒言語，灌了碗茶，預備着走的樣兒，尤老二帶理不理的走出來，老褚後面跟着，尤老二覺得順了點氣，也硬了點胆子來。說真的，到底倆人比一個擋事的多，遇到事多少可

以研究研究。

湖邊上有個鼻子眼大小的胡同，裏邊會有個小店，尤老二的地面多熟，竟自會不知道這家小店，看着就像賊窩！忘了多帶夥計！尤老二，他叫着自己，白創練了這麼多年，還是氣浮哇！怎麼不多帶人呢？爲什麼和夥計們鬥氣呢？

可是，既來之則安之，走哇！也得給夥計們一手瞧瞧，咱尤老二沒住過山哪，也不含糊！咱要是掏出那麼一個半個的來，再說話可就靈驗多了，看運氣吧；也許是玩完，誰知道呢，「老褚，你堵門是我堵門？」

「這不是他們？」老褚往門裏一指，「用不着堵，誰也不想跑。」

又是活局子！對，他們講義氣，他媽的！尤老二往門裏打了一眼，幾個傢伙全在小過道裏坐着呢，花蝴蝶，鼻子六兒，宋占魁，小得勝，還有倆不認識的；完了，又是熟人！

「進來，尤老二，我們連給你賀喜都不敢去！來吧，看看我們這羣！過來見見，張狗子，徐元寶；尤老二。老朋友，自己弟兄。」大家東一句西一句，扯的非常親熱。

「坐下吧，尤老二，」小得勝——爸爸老得勝剛在河南正了法——特別的客氣。

尤老二恨自己，怎麼找不到話說呢？倒是老褚漂亮：「弟兄們，稽察長親自來了，有話就說吧。」

稽察長笑着點了點頭。

「那麼，咱們就說乾脆的，」鼻子六兒扯了過來：「宋大哥，帶尤二哥看看吧！」

「尤二哥，這邊！」宋占魁用大姆指往肩後一挑，進了間小屋。

尤老二跟過去，準沒危險，他看出來。要玩命都玩不成；別扭不別扭？小屋裏漆黑，地上潮得出味兒。靠牆有個小床，鋪着點草。宋占魁把床拉出來，蹲在屋角，把溼碌碌的磚起了兩三塊，掏出幾桿小傢伙來，全扔在了床上。

「就是這一堆！」宋占魁笑了笑，在襟上擦擦手：「風太緊，帶着這個，我們連火車也上不去！弟兄們就算困在這兒了。老褚來，我們纔知道你上去了，我們可就有了辦法。這一堆交給你，你給點車錢，叫老褚送我們上火車，行也得行，不行也得行，弟兄們求到你這兒了！」

尤老二要吐！潮氣直鑽腦子，他擤上了鼻子，「交給我算怎麼回事呢？」他退到屋門那